

营口俄国领事馆的国旗之谜

阎 海



图1：悬挂沙俄海军军旗的俄国民政厅。



图2：悬挂法国国旗的营口俄国领事馆。



图3：悬挂日本国旗的营口俄国领事馆。



图4：悬挂沙俄商船旗的营口俄国领事馆。

外交途径进行了再三交涉。直至10月7日夜，瀛川接到上级命令，关于俄国民政厅（领事馆）交涉已经完成，可以接管。同时，营口的法国代理领事库罗伊德拉也接到法国公使的通知，同意移交。10月8日，日本宪兵队长野田中尉（当时军政官与仓喜平不在营口，由野田代理）率领翻译官和宪兵，携带日本国旗来到营口俄国领事馆，在日、法两国领事在场的情况下，对室内物品进行了清点登记。法国领事又突然提出请求：在白天众目睽睽之下撤换法国国旗对法国来说在情面上不好看，希望于第二天黎明之际悄悄换旗，但被日方拒绝。于是，当天上午8点，营口俄国领事馆降下法国国旗，换上了日本国旗（图3）。（《营口军政志抄》第178页，营口市档案馆1960年编译）

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，营口进入日本殖民统治的“军政时代”。直至1906年年底，经过中日两国艰难谈判，日军才撤出营口，清政府收回对营口的主权。但日本只归还了营口的旧市街，而新市街、牛家屯和二本町依然被日本非法霸占。日本军政署撤销后，按照国际惯例，其所占领的营口俄国领事馆建筑理应归还俄国政府，但此事进展也颇不顺利。从1906年8月驻北京的俄国公使向日本关东都督府提交申请公文后，经过多轮交涉，终于在1907年2月1日，由处理日军撤离营口善后事宜的“营口军政署残务员”中村种之助向俄国驻营口领事白尔其仁克做了交接。

由于不同于俄国民政厅统治时期的地位，此后的俄国领事馆只是作为正常的外交机构，因此不能再悬挂沙俄海军军旗，而是用白蓝红三色加金锚图案的沙俄商船旗（图4）作为旗帜。

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，俄国领事馆改为苏俄领事馆，废除沙俄三色旗，曾悬挂过红蓝两色国旗，但未能留下历史照片。大家熟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旗——“镰刀锤子旗”，是1923年才出现的，但这时，营口苏俄领事馆早已在1920年被北洋政府取缔并没收馆舍，因此，该领事馆并未悬挂过苏联的红旗。

在1903年至1906年这3年多时间里，俄国民政厅改为俄国领事馆并多次更换国旗，反映了日俄战争期间，日、俄、法、美等国在利益上的微妙关系。同时，通过对这段史料的梳理研究，也使我们了解到这4张历史照片上同一建筑物悬挂不同国旗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。

作者系营口历史学会名誉理事长

历史寻踪

老边观音寺的王尔烈墨宝

阎文海

人。四十五岁时参加了京师礼部主持的恩科会试，结果考中贡士，经过殿试，考中二甲一名进士。清廷任命他为内阁侍读学士，进翰林院编修“四库全书”。七十二岁时，官至大理寺少卿。

那么，王尔烈是在什么时间到老边观音寺题匾的呢？经过和专家畅谈，得知有关王尔烈的一些故事，也总结出王尔烈出行游学的大概时段。

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，王尔烈二十二岁，赴千山龙泉寺求学。一日大雪过后，王尔烈与小和尚们打扫完雪，堆了一尊南海大士观世音菩萨雪人。正巧元空长老来到面前，以雪人为题吟出一个上联：“雪积观音，日出化身归南海”，小和尚们都答不出来。王尔烈当即接对出下联：“云成罗汉，风吹漫步到西天”。元空听了连念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”。此后，元空长老收王尔烈为徒，开始为身边茶童，进而收为学生。千山是中国佛教第五大名山，王尔烈一生与千山结下不解之缘，千山秀美多姿的自然景观、悠久的人文历史和灿烂的宗教文化，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吟诗作赋、题匾赠联。王尔烈多次重游千山，山水林泉间留下他的足迹以及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和匾额，从中不难看出，佛教文化给他带来深远的影响。

建于明末的老边观音寺，又称老边庙，因位于辽河入海口东侧腹地，辐射当时海城、盖州各镇及更远的地方，庙事影响很广。特别是庙内挂有关东清代才子王尔烈的一方匾额“到处甘泉”，为老边观音寺增添光彩。

据老边区边城镇老边村的老辈人介绍，老边观音寺正殿横梁上方，挂有老边村名人、当年营口商会会长张冠山书写的黑底金字“感沐佛恩”等二十余方匾额，其中最为瞩目的是王尔烈题写的长1.6米、宽0.7米、蓝底红字的“到处甘泉”木质匾额。大名鼎鼎，压倒“三江”的王尔烈怎么会到这座寺庙题写匾额呢？又是什么时间、什么事由来此？带着诸多疑问，笔者到王尔烈纪念馆探究原委。

王尔烈纪念馆坐落于清朝嘉庆皇帝赐建的辽阳翰林府，也是辽阳市乡土文化研究会会址。会长张成良和王吉川等历史学者谈起王尔烈的生平如数家珍。

王尔烈（1727年—1801年），字君武，号瑶峰，家学渊博。十几岁时赴辽阳首山清风寺求学，二十二岁赴千山龙泉寺西阁学堂寒窗苦读，成就了后半生的仕途辉煌。二十六岁，他参加了辽阳州的童试，考中拔贡。三十九岁时到盛京乡试，考中第181名举

碾坊村

清朝年间，今大石桥市沟沿镇有一片未被开垦的荒地，四周环绕林木，一条郁郁葱葱、清澈见底的小溪从村边潺潺流过。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，康姓人家带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，搭建起一座简陋却充满希望的碾坊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康家碾坊的名声渐渐传遍四周。人们开始称这个村子为“康家碾坊”，后简称为“碾坊村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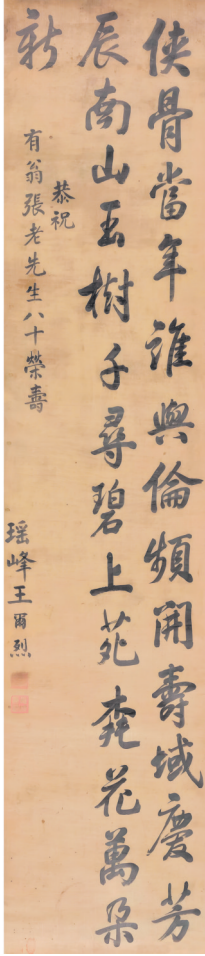
北湾村

很久以前，今大石桥市沟沿镇的某地还是一片荒芜，水塘遍布，芦苇摇曳，只有一户张姓人家选择在此定居。他们勤劳耕作，与世无争。随着时间流逝，“张家塘”成了这片区域的代名词。然而，自然界的变迁总是令人难以预料。大辽河在一次次的洪水肆虐中形成了一个湾口，将张家塘紧紧环抱其中。从此，张家塘便有了一个新的名字——北老湾。人们习惯性地简称为北湾，村子也随之命名为“北湾村”。

李 晓晨

营口村名的传说（三）

史迹钩沉



王尔烈书法。